

# 寸開回寸銷魂地



**會**以為春天來了，就此停駐人間；曾以為大地更新的氣象，不是短暫，而是長遠。

可是，梅花謝了，桃花謝了，梨花謝了，連茶蘿也謝了，那姹紫，那嫣紅，那嬌黃，那粉白，那一片錦繡的繁華大地；如今想來，竟如一場令人不敢肯定是否曾經存在過的夢，九十天，春季，它，是否曾經有過？

大地河山，每一寸的土地，都尋覓著春的踪影，然則他們傷心了，失望了，他們彼此詢問，又彼此答覆：

“春天，曾來過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有任何春天的踪影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沒有春，沒有花，沒有可採的花粉，可吸的花蜜，在落日餘暉中，田野間翅羽單薄的黃蝴蝶，紛紛飛起，似乎想藉著微力弱息，遠離此地，另覓枝棲，而矗立在大地上，目睹滄桑興廢的老槐樹，和叢叢野生青蒿，也在狂暴的夜風中嘆息，搖曳出一片淒綠蒼茫的寒影。

何處低咽的簫聲，吹奏著斷續的驪歌悲愴？聽在失意遷客騷人耳中，更是肝腸寸斷的摧傷，令人不忍卒聽，又何由逃避？

榜眼及第！曾是何等榮耀的踏上仕

文·書·圖·林慧蘭  
·劉明儀·汪志義

途，本以為，仕途是達成兼善天下理想的途徑，然則，文廷式失望了，昏憤衰邁，以垂簾遙控傀儡皇帝的太后，只知割地賠款來屢足侵略者，以求粉飾太平的洋務大臣，不願聽忠諫，只希望他做一個吟風弄月、歌功頌德的詞臣！

便是詞臣，他也只能做屈原，做宋玉，不能做司馬相如，更不能做沈佺期、宋之間！

吟著滋蘭九畹，樹蕙百畝，到頭來只落得“哀衆芳之蕪穢”的離騷，心中哀傷廻折，何減當年屈宋？離騷可哀，仍以傷時與傷一己不遇為主題，而沉沉壓在他心頭的，又豈僅一己的沉浮？他不怕貶謫，不怕流徙，他負荷得了那些，但，若擔負在心頭的，是國家的存亡，是蒼生的禍福呢？

也想藉著紙筆，一傾積愫，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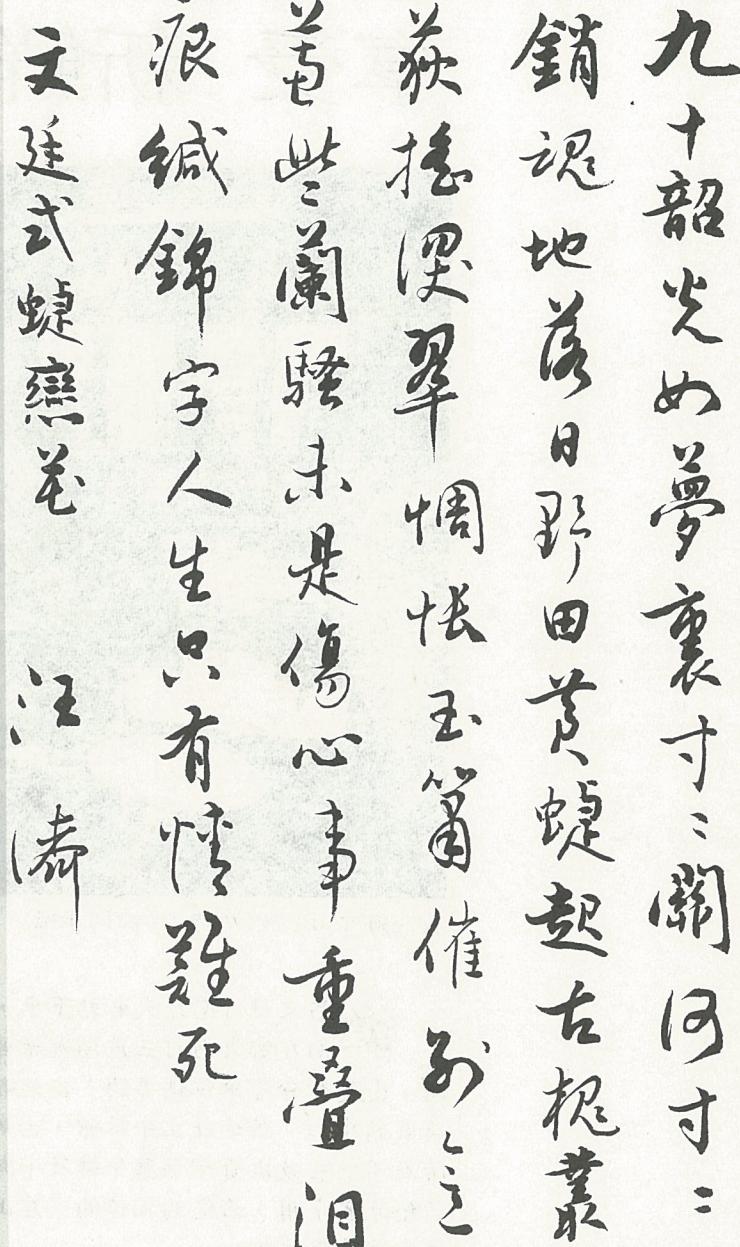
久久，久久，箋紙上仍是空白；不僅是空白，上面交疊著點滴縱橫的淚，他發現，文字，原來所能表達的，也是那麼有限，而他心頭負荷的，已超過了文字表達的極限。

沒有文字，至少，還有眼淚吧？他默然把重重淚水濡濕的錦箋，密密封緘。

這淚水會傳達一個訊息：他還有淚，他的心猶未灰，情仍未死……

這一闋“蝶戀花”的作者，是清末的文廷式。文廷式，字芸閣，號道希，清光緒十六年，以鼎甲二名榜眼進士及第，官翰林院編修，遷翰林院侍講學士。清末，滿清政府腐敗，在慈禧昏庸，李鴻章軟弱之下，列強瓜分蠶食中國，不平等條約的恥辱，更激起有識之士的悲憤。文廷式曾受知於李鴻章，此際，基於義憤，也不顧蚍蜉力微，欲撼大樹，彈劾李鴻章畏葸，有挾洋自重之嫌。李鴻章大怒，欲加陷害，幸而消息走漏，文廷式以返鄉修祖先墳墓之名乞假，以避鋒鏑。不久，仍以“帝黨”被劾，永不任用，他抑鬱放浪江湖間，不數年而卒，著有“雲起軒詞”。

在任何一個國家，知識份子都是社會中堅，青年學生更是民族希望。如果知識份子，會因忠言直諫而受猜忌，乃



九十韶光如夢裡，寸寸關河。  
銷魂地，落日野田黃蝶起，古槐叢  
蔽掩深草。惆悵玉箋催別意，  
這些蘭賦，未是傷心事，重疊淚  
痕纏錦字，人生祇有情難死！

至迫害，便足証那一政府的愚蠢無能和腐敗，才出此下策，以杜天下悠悠之口。當年，清廷便因此而覆亡，如今，中共更以百倍的嚴酷手段，殘殺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，民族希望的青年學生，殷鑑不遠，覆轍可知！ ■